

# 《清明》

中文系二年級  
落之時

寒風式微，春意漸濃，清明時節雨紛紛。掃墓的人不多，微雨淒清，點點滴滴，打濕了行人，滋潤了大地。沿路的人既要持傘，又要搬著祭品，雖未斷魂，亦是狼狽不堪。一片墓園，包圍著諾大的殯儀館，靈車上落不停，路邊的人還能看見車裏披麻戴孝的子孫。他們搬著靈柩，打點靈堂，忙碌中已是撥不出時間去流淚，又或是淚一早乾，只是百米外的我看不到他們紅腫的雙眸。

一切依舊，一排排的骨灰龕樹立在山丘上，一小片的桂花樹輕輕畫出一個圈，把外面的山林和裡面的龕場劃分開來。桂花雖香，但總是那樣矮矮的，數年來也不見長高，就像時間停頓了一樣。桂花雖香，但空氣中瀰漫著的，卻是線香的味道，白煙嗆鼻，看來不是凡人該吸的。搬來一張長檯，擺了乳豬，白糖糕，魚，馬蹄，三杯三箸，還有一枝雙蒸酒。我也不曉得是老爺生前愛喝，還是順手拈來的而已。一片又一片，要敬的酒都灑在灰石板上，淡淡的酒精味隨風飄散。然後，又執其溪錢，一切的紙紮，扔到火爐裡燒了。風壓捲而來，揚起漫天的煙塵灰燼，然而雨點卻沒把薄薄的灰燼打下來，總似刻意避開。爐內的火舌烘熱了臉龐，又給雨點來冷卻，點點滴滴，濕了衣裳，淡去濃煙，凝住了時空，然後，那個她，悄然來到。

她就那樣安靜，靜靜站在一邊，把一紮花獻上。花少，不過三朵，花小，不過一肘。一身樸素的衣裳，令她不成目光的焦點；一把透黑的長髮，遮住她應是哀傷的面容。她就那樣站在一邊，彷彿遺世而獨立，煙火不侵，素葷不沾，獨自一人哀傷著。她默默地擦著淚，擦了一遍，然後又一遍。雨悠悠地下著，淚水也緩緩地落下，天與之共哀

傷，斷腸人就在咫尺之間。相顧無言，她在外面，然而他卻在裡面。小小空間，卻永遠冰凝了他。魂歸何處？他俊俏的臉容不再衰老，但也不再顏色，空有黑白的照片流滯著他的英姿。她在此岸，他在彼岸，兩情料是永不再見。恨的是落花隨了細水，卻未能長流到底，哀的是兩情相悅，卻從此陰陽兩隔。兩行的蠟炬也漸漸成灰了，但她的淚乾了沒有？乾了沒有？

微雨淒清，漫天的灰燼還在飄逸，她就這樣悄悄地離開了，正如她悄悄地來。我凝視著她的背影，粉色的傘下，是一個不顯眼，徐徐在雨中漸行漸遠的女子。在她從我的視野中沒去前，她又擦了一片淚，然後把那盛載著悲傷的紙巾扔掉。然而，天雨仍未止息，看來，悲傷的，也不只是這一處吧？不管是斷魂的，斷腸的，清明時節依舊雨紛紛。